演山集

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演山集卷[illegible]

宋 黄[illegible]

[illegible]誌銘

中[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墓誌

[illegible]字[illegible]之莫知其所由來唐末避

[illegible]世家尤溪曾祖日扶祖

[illegible]慶歷六年公舉進士中

乙科[illegible]倡之後遂有人始為循

州軍事判官緣解强盜五十人公再訊得其情坐罪而
縣者三十餘人其他釋失憲司意欲薦公而罷公曰吾
失一薦而得生者五十人復何憾哉改大理寺丞知湖
州安吉縣被謗坐出謀殺罷官爲通州監稅知吉州安
福縣改殿中丞安福江西之劇邑而折訟日數百紙不
下吏無留獄邑子弟少向學公召其父兄開諭義方建
學以延之用是有登第者道士張嗣宗率其徒由龍虎
山而來自稱漢師君二十六代孫持銅印出符籙其文

曰陽平治都功印所至風從有欲必得公探其偽而治之案後漢劉焉及魏志張魯傳以弊其獄言自東漢張陵作符書惑百姓謂之米賊陵傳之衡衡傳之魯漢道既衰而邪說鬼道橫行于天下力不能討故魯據漢川垂三十年有曹操之强然後委質操斬衡于陽平關則所謂陽平治都功印乃賊物耳以為能與吾民却禍而邀福不亦妄乎而況方今天下有道豈容漢末所不能制之妖賊亂民罔上與吾政事相為利害者耶于是力

究其弊奏毀印廢恩例勢要或為之地莫能救江左妖學遂熄知真州六合縣為橋梁以濟人新孔子廟以延學者開陂塘三十六以興瀦洩灌溉之利有以權勢來求田者公執而不與抱恨而去自是見知于王荆公常誌其能改太常博士赴闕荆公是時方知制誥相遇于道從者告言太傅避馬于道側荆公揖曰豈非為六合太博乎公曰然荆公喜揖之曰誌公之能久矣請訪于私舍公卒不及往然而荆公常稱之用覃恩改屯田員

外郎繼改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表賜其父久之二親懷歸鬱鬱不樂公謂今日之仕為吾親耳而親不樂焉用仕哉乞監邵武軍稅以便其養得請監司惜其才移權建州建陽知縣有悍民劫鹽盜民傷而官捕之係其家得者賞以千緡愈久而不獲鄉落驚擾不安其居公至以謂盜無大惡見窘而無所容其變益大于是言盜可釋當縱其母妻使之自陳以從新盜果出悔過相誓自今勿為惡生祠公言公德不可負未幾丁同安縣太

君居氏憂跣足冒雪霜負土爲墓廬居其側中外莫敢
干以私手植松栢萬餘本方卜葬有雀三足翔于公前
得赤蛇于穴中葬之前一日大雨如注公泣訴于上穹
遂霽既封而雨作郡守表于朝詔賜粟帛且旌其孝釋
服赴闕權鑄鴐務改職方員外郎爲撫州通判移淮南
發運司勾當公事提舉廣南東西路銀銅坑冶市舶利
害轉屯田郎中民以銀銅入官官負其直且數十萬以
故廢業公至出積貸滯財之在官者易而償之坑冶復

作課利遂集表乞稟議于朝中道丁中大夫憂哀戚之至如喪同安太君時釋服赴闕句當汴河堤岸未幾知齊州尋移知泗州泗當賔客之會飾廚傳悅往來郡守之先務也公之為郡無志于悅賔客于往來之譽故其于民事也能精而詳考課遂為一路之最被召神宗顧問良久稱其廉能除江西轉運判官既拜命即訪部吏之賢否得令尹者三人下車如其所聞公首以充薦是故江西之士能者勵才而廉者勵節莫不以為公俄移廣

南東路提點刑獄官制行改朝散大夫奏言二廣士人多貪職田厚薄不一欲等均賜以養其廉戶口丁米遠近高下有差欲增減立文以考諸縣之課瘴土惡弱士大夫不利其往十常七八故常闕官難于差注公欲申其賞以恤生命乳香之貨存額甚衆人憚峻法官鬻不售欲寬其禁以發滯財銅冶不下數十歲藏日收委塌官帑官負其直欲權罷收買且用見支之價以償舊欠運諸滯銅以杜宿姦朝廷行之召權三司廣支判官尚

書省戚天子選用英才分治曹務除庫部郎中改朝請
大夫本部刪定勅令格式公與有力焉上殿奏置揭貼
簿以閲天下軍器神宗覽之喜謂如指諸掌移太府寺
少卿鈎考財用出入吏無所容其姦覃恩改朝議大夫
俄知福州兼本路兵馬鈐轄公方登第時鄉老有夢從
者攜角數枚至其家夜度曲且言以迓公後果如其說
福多浮屠氏居百姓十六七占沃壤收厚利其富非民
彦所可擬然而歲之所入不以為衆類託于權要易其

尤富者而居之謂之買院郡守亦自以取謗公至集郡剎而論之寺望人才各以三為等注之文籍遇闕則隨其材望而定之故諸院取捨皆出于公議雖富僧有私意無所私焉下車及期政行訟簡獄吏禀白今聽奏者一二人耳前日多于此且寄縣舍以獄空聞于朝公曰既有聽奏者豈得以為空耶誣上邀譽非予之志也自是僚屬事無小大責實而後告俗多規財為婚不如其欲往往遂誣以非理有經歲追不及數而殘辱其父母

公閒之久矣適有兩造于庭公諭之以義理正之以刑
憲親為告諭布憲屬邑民始知恥畏法不敢為是獘改
中散大夫赴詔在道除淮南轉運使自淮以南漕輓尤
重于諸路歲歉而財之則貸于發運常平二司故所欠
尤百餘萬部封之廣屬吏之衆太察則怨少寬則慢使
者多務姑息養譽苟度歲月而去公至督促倚辦率用
中制百廢具舉元祐六年六月七日得疾卒于山陽之
官舍年七十有一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公于黄龍山

先娶陳氏六子長曰叡建州建陽縣丞次曰馭汀州司理叅軍曰及小亡曰極曰希曰毅皆治儒學二女長適霸州軍事推官吳擇次適吉州廬陵縣尉韓用章再娶徐氏一子曰又假承事郎四女長許嫁進士徐敏餘尚幼公之遇事勤慎而精審事無小大預為條目故其處繁若簡吏無所容其姦公雖尚儉然而買田割俸以給族人之窶者赴長樂過家上塚與其鄉老族屬置酒相聚以叙其情則其恩文不至于絶滅公嘗謂裴自釋中

大夫憂至京一日見王荆公出其所錄天下之才吏指某之爲某縣有是能爲某縣有是德相與甚厚然而公之見荆公不甚數亦不能還合故其用止于此省寺官類借職事見執政志在于習熟因緣以見知公爲郎卿時某事當有所禀而後往有進取者諭公以勉嘗數遊公卿門下公謂予笑曰吾之病也豈敢以勉公邪故嘗知公尤詳爲之銘曰

公自一邑要人器之稍稍振發天子有之分符而侯持

節而使爲郎于省爲卿于寺皆有能名其榮以義近世
風節寖寖衰落勢利在前或窺或搏奔走權要乃祈乃
託公獨不然未常數數由公而歸閉門自樂公之取捨
終始如此熈寧元豐有此佳士

朝散郭公墓誌銘

元符巳卯仲秋之庚寅朝散郎郭逢原字公域終于京
師之甘泉坊九月丁卯其孤舉葬開封縣新里鄉張村
先塋之側公域之先出汾陽王後高祖葬開封遂爲開

封人生超爲鄧州團練使超生守信爲右侍禁守信生
父慶宗初用名臣之後補京兆府文學忝軍文正范公
忠獻韓公薦其材武換授右職至副供備庫使生公域
少年力學自奮既冠登進士第主泰州成紀縣簿以遠
于親乃求侍養後二年調處州縉雲尉丁其母李氏憂
致哀如禮熙寧初從王文公遊文公器之累辟掌法書
局修三司勑諸司庫務歲計司農寺條例李衛公兵法
元豐勑令格式神宗皇帝由是知名名對便殿詰其所

修要目條對明白奏言李靖軍法此載其大畧耳神而
明之實存乎人神宗俞其說特改大理寺丞後進九軍
營陣圖被旨按閱既而再對有旨除館職後忝李憲問
軍既事沮于言者除知國子監丞修太學窺知將作監
丞公事知河南府壽安縣入爲太常寺奉禮郎遷殿中
丞官制行換奉議郎進秩承議元豐七年丁其父憂釋
服會司馬光執政以爲元豐黨人閒居久之請受監倉
遷朝奉郎俄除磁州通判公域素豪邁達官要人皆喜

與之遊是時内相蔣公時以廵轄邉郡致之鎮陽中書張公定武樞密韓公公埏至必優游樽俎間論事道舊累日而後去郊恩賜五品服加上輕車都尉遷朝散郎除鎮戎軍通判下車講究禦戎利害之説有如今日之策鎮戎小壘幕掾相習苟簡公埏至舉其不職者因之得罪公埏博覽强記善爲文章尤長于詩藏書數萬卷得一書不計字多寡必親録而手校之心記其統類及接賓朋以文酒談論如流牽援證據出入百家傳記之

中貫穿今古至于醫卜伎藝樂師膳夫之法亦無不覽隨問有應惜乎公域素豪于氣不能與人相爲俯仰有犯之者雖權要必折故其仕官進寸而退尺晚節失志寓窮巷留意佛教訪祖道不飲酒不茹葷屏去聲色一日布巾野服訪予于南第問予釋氏所以談禪其旨安在予瞪目以視之公域悟其旨方將耑氣致柔稍進乎道柰何其數至矣有文集二十卷古律詩二十卷奏議二十卷藏其家享年六十贈父朝散大夫贈母孝感縣

太君娶蘇氏爲宜芳縣君贈金紫光祿大夫才翁之幼
女男二人曰羣以承務郎知解州解縣事衆先卒女三
人一許嫁右職葛迥餘亦先卒既叙而銘曰
天下之士多流乎世或以才學睽遠于道或以名位變
更其志公自失官留心定慧方悟本來不容私智雖則
流落于沒何恚

承事陳君墓誌銘

君諱士傑字伯英高祖避唐季亂自光州趨溫陵始爲

晉江人三世有佐佐有錫錫有成之成之有士傑成之
治生雄于財益向佛爲善既逝士傑發金十萬作佛事
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婚嫁恩義甚厚
生業既富慨然嘆曰有限之生豈可弊于無窮之欲乃
舉家事付其弟以恬養性盡日邀賓朋列樽俎笑歌以
自適孝友寛厚樂施爲勇爲善事喜道人所長多欣而
寡慍鄉黨宗族稱爲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
惟勤不顧勞費自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學起吾家者

子六人詳評証謨諤諂而詳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
少而寛大有老成人之風予有子歸焉弟士俊見友甚
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
卒于建中靖國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奉議
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
令梁某二爲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三月五日
葬于晉江之崙山爲之銘曰
致富而身投閒弗沈于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遂其欲往

復何恨崙山之腹

夫人陳氏墓誌銘

延平沙陽陳氏有女今爲汀州寧化縣主簿俞備之妻宣德郎潭州通判括泰州泰興縣尉授之母元豐六年仲冬之九日卒于寧化之官舍享年六十卒之夕與其家人飲酒語笑安平如故夜分而寐家人及曉問安夫人已化去矣徹其衽席發其篋匲箚葬服襚𧶘無所不具家人始知前此數日與我語言悲疑皆其所以付託道

别之意不欲以明告我也明年季冬之某日歸葬于翔
鸞鄉禮賔里古樓山東南之原宣德郎節度掌書記狀
其事使來求銘而予慨然歎曰古爲學佛之士以謂無
常迅速或以清浄持戒或以超悟傳法類能勞其形骸
騁其言說予皆未究其實徐觀其化而已然其脫然以
往如委蜕然罕見其人多爲緣類所縈形氣所制爲求
速化而不可得或者有能忘累棄制必由疾而後往亦
已勞矣是皆内欠于迹者也閒夫人之化豈無愧哉夫

人自少奉佛中年益篤多不茹葷持誦終日無妒忌之
心飾妾婦以奉君子與人無忤見善如巳所有内外親
屬趣或不同皆能和會之得其歡心爲女及婦晨昏之
間甘旨之饋盥櫛之奉厨爨之役躬服其勞未常有厭
色甘苦休戚相閒于姒婦是以主簿與兄綦雖少而孤
同居共財二十餘年義不可析主簿方爲學時罄所有
之資下教其子甚嚴是以主簿與括授相繼登仕夫人
若固有者有一女豪右求之郡人曹格家貧而有文夫

人與格而外豪右未幾格登進士第今爲宣德郎知邵武軍光澤縣親故始以格貧爲言後服其識男四人長曰括次曰授次曰振季曰舟振應進士舟偕一女先夫人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嗚呼夫人之所化者予不得而誌之誌其顯者如是爲之銘曰

夫達于晩節子榮于少年鄉閭尊之夫人之緣女孝于親閨婦順于夫室族屬樂之夫人之德立德以貽棄緣而歸笑聲旣闌酒盃未乾長寐不覺寂然無擾夫人之

道云誰能考

太原居士墓誌銘

昔有王氏務琨由河東來爲長溪令遂不復去六世有文昉詣闕獻萬言除著作佐郎爲蜀中官以其甚遠弗就爲山林計錄書萬餘卷以示厥後七世有粟承志不仕八世有度得祖所録書而讀之天聖中應舉天府不第有子諱蔭字天休少而嘆曰吾祖有志而無命安用有涯之生而困于不可必之狥哉壯而改曰世爲儒家

者流以噎而廢食可乎遂教其子應中師族之賢有力
者闢齋舍致師友鄉人子弟教無師居無舍者皆得以
趨焉熙豐中天子鋭意教育兩促應中為太學遊應中
請以侍疾在側乃曰汝以務學而往固承志也吾死何
恨應中之材由是有聞于士大夫間甲子之朔歷年有
七十矣聚其族人而告之曰吾生于三月之十七日當
復以此月而遊人皆怪其說前期一日詰沐浴具冠帶
飭凶具及寢伺明而化居喜施予多寡隨所求或不足

繼則稱貸以應之閭里無醫自窮黄帝書列雷公法具藥劑不擇人而救之則其亿也亦其所養之至歟有孫一人南王幼女歸進士楊臻有甥二人彥國彥强應進士舉乙丑某月葬于山南之北崗使來求銘爲之言曰

日之升矣居還于幽物之作矣君休于常前溪悠悠後山嶷嶷孝思不忘是乃懿嗣

演山集卷三十三

演山集卷三十四

宋 黄裳 撰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元豐八年五月某日供備庫副使贈朝請大夫王拱安之女武安軍節度使持節冀州事冀州刺史檢校太師判北京大名府拱辰之孫通直郎知某州某縣平甫之妹杭州餘杭縣尉方烈之妻卒于餘杭之官舍前知其

變遂為送死之具及其感疾果不復起方十九歲歸少府君至此二十有二年矣華于容介于性孝于姑順于夫元豐庚申太師薦賜冠帔男四人曰先知曰先覺曰先見曰先庚一女先夫人而卒某年月日歸葬于睦州桐廬縣之某山為之銘曰

姑華髮而康夫朱顏而良子勤于庠婦勤于堂命也何往桐山之上

滎陽鄭君墓誌銘

鄭氏始有諱元究者自五代時僞補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我宋統有天下遂不復仕乃家于尤溪二世而有灉三世而有淑皆舉進士四世有某五世而有愷字和叔預試禮部不貢行年六十來去以壬戌始娶張氏再娶潘氏終娶江氏長嗣汝霖季嗣汝楫皆讀儒書汝霖稍自勤學無好利志長女爲承務郎陳咸妻季女爲處子元豐八年歲次甲子二月之某日汝霖葬君恩敷之鄉以書請曰先君幸有一日之好苟賜一言瘞諸墓

使光于泉壤之下則先君閉目而往矣如是汝霖以為
慰予曰有志于顯其親者豈可辭為之銘曰
鄉里一舉榮枯之數壬戌一周往來之序樂事未行夕
陽已去堂堂其人黄埃千古

夫人葉氏墓誌銘

熙寧巳酉孟夏之朔日湖州歸安少府童君存道蒞事
之明日入謁郡守夫人葉氏告之以亟歸既歸夫人曰
俟君久矣閉目而化享年二十有五後二十年存道貽

書曰來年之春葬葉氏于故里顧得誌銘以瘞焉夫人仙遊人曾祖贈太常少卿祖都官員外郎知耀州事考將仕郎泉州司户叅軍幼亡其親蓄于嫂及歸念其嫂猶親也葉爲閩中大姓夫人謹飭無驕氣雖出中門必以其妾從與其姊卜鄰于錢塘無故不輙造其門時遣人問安否而已夫不在雖族人相過弗敢見也女公事佛蔬食不嫁夫人歸而語諸母曰予以不逮事舅姑爲恨幸而有女公可事矣有肉先具齋食以進乃敢食姊

有饋兼爲之具然後致之有肉而已寧置而弗食養甥女猶已子存道喜賓客之餚樽輙先意爲之具無忌妬之行常飾妾婦以進焉死數年後至侍皃聞風而慕之常恨不及事云爲之銘曰

方變即化非愚乃賢子将安歸在人在天令二十年烏知其天葬子故山有情有縁縁也不負情也不牵誰其友之曉烟夜蟾

夫人黄氏墓誌銘

長樂君生四女長裳之姊也爲陳氏子之配歸十六年
而陳氏子亡獨以勤儉訓諸孤指與爲生之路諸孤各
如教遂至于自立裳爲兒時尤見器謂其後必有成相
待甚異裳累舉不第愛信益篤謂汝旦暮當顯于朝知
名于天下慎毋以少抑而懈大事乃請于長樂君使爲京
師遊及裳得第還里喜且悲曰汝得名雖髙而吾見
汝益遠後每得書必以不獲相見爲恨裳亦累請郡符
不報別十九年元符庚辰仲春之二十一日遣昰圖像

見裒于京師且貽言曰昱往猶吾之見之也昱去七日而亡春秋六十有九男三而女一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女爲潘氏子之配孫十有九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樽酒笑言生不及歎簫鼓還山死不及送嗟以天倫之悲歡奪于世路之利害感忽一世瞻言百載今復何言昔亦安在尋眞而歸豈緣于愛

夫人林氏墓誌銘

某年月日林夫人有子象葬夫人于州之西郊吉州推
官龔原狀其行來求銘叙言夫人之祖林某世家福州
之福清爲殿中丞父某徙居漳南居士施君時號右姓
以儒學世其業夫人歸之舅早亡最孝于姑年三十悟
生理不足恃誦佛書欲其鄉人爲善語因縁感應事以
動之不及人短長食不味衣不華如此四十年元豐五
年之十月偶有疾語其家曰人生七十二所得多矣勢
數當往爲吾具棺衾衣告親舊日次辛未遺言其後惟爲

善爲能立然後沐浴易衣而化男四人長某應進士舉
後夫人二年卒次子早卒次某鄉貢進士第一再舉第
四皆黜于禮部方夫人疾篤時象猶客京師其家曰象
起吾家者也吾之志何恨焉後數年象得疾夢夫人策
杖叩其門曰汝起恩且至矣覺而愈隨有經明行修之
詔郡守薦象于監司考察而與之明年爲假承務郎次
某里居最謹女四人長歸莆田林矩次歸溫陵陳況皆
爲主簿次持齋不嫁次歸鄉貢進士李耕耕亡再歸鄭

其銘曰

有悟而早有修而老其疾不耄不化不墮象于朋遊趨義也果夫人之言豈欺于我未葬而雨象憂弗荷茗盌十一致誠以告六爲甘露得日杲杲事既雨復默窺洪造豈非夫人作德之報

承事林君墓誌銘

林氏始有諱達者在仙遊民籍中達而上不得其詳達生槃槃生晟晟生輝皆不仕輝字德夫少好學喜功名

晟語之曰苟竊利名而仕焉不能事道不仁也有地數畆足以度生不能自樂徒爲有國者所羈不知也輝遂不復應舉有子七人男四而女三齔然而有改曰數畆之地耕且養足矣今子數人不能各使有事何以卒歲謂長子豫曰若俊爽磊落可以爲士謂次子巽曰若勤儉鄙朴可以爲農謂中孚與解曰可以從豫而學中孚先公七月而卒豫二十四登第三十三陞朝丙寅之秋用明堂恩封君承事郎妻封壽昌縣君長女適進士余

持次適進士陳環中季未笄元祐丁卯之某日輝卒于其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爲人不事小節常教豫曰當以六經爲宗諸子百家博雜而無統欲鑒古今之治亂第求其始末然而是非得失須折衷于六經不然則雜家者流耳徒費聰明博記誦豈能爲汝賢行哉其從事也有益于己而害人弗可爲也有益于人而害物弗可爲也其從仕也所守者義所奉者法得喪窮通有命存焉苟容曲從求用于世弗可爲也其從政也以公處心以

怒接物隨時之輕重小大而應之縱喜怒挾私曲剛而
猛柔而懦弗可爲也甞教巽曰士農工商先王以處民
才雖然貴賤不同而所以爲生一也謹天時飭地利然
後有以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和夫婦信朋友汝之務也
故豫之才有聞于仕途巽之智有成于家事餘尚有待
焉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爲之銘曰
數子之學或庠或畒孰假以生卓犖者豫行且驤矣有
雷有雨高原一垙長松千古

河南方君墓誌銘

君諱壽字祖仁睦州桐廬人唐方干之後曾祖延昌祖輯不仕祖以父載任比部員外郎累贈尚書工部侍郎比部娶繆氏爲長安縣君長子烈任越州觀察推官君其次也皇祐中宰長江禱于街穹之祠得君風骨清俊才性明敏未冠已能屬文治平中試取國子生優等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除三預鄉貢不第哲宗皇帝視學以獻其文甚工執政從官稱之還里會朝旨舉經行鄉老

士庻以君備舉適用數足不行公議以爲恨紹聖三年
二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行四十有七年娶朝奉大夫王
中敏女男二人長先甲次先意女二人歸承議郎發運
司句當公事黄瑜爲仙源縣君次尚在室元符三年四
月某日葬于圓通寺塢君性雖剛而喜奬進後學及其
卒類爲之悲有禮解未成書家存其遺藁方外之士有
徐神公者能道人平生事時祖父爲泰興令祖仁從焉
見神公公輙拜之祖仁意其必以我貴故拜遽問成名

之年公曰令改官君即登第君登第令即改官祖仁以
爲登第必與祖文改官同歲後祖文十薦卒不改官祖
仁三貢卒不登第今皆亡常謂世事與人相爲存亡必
待蓋棺始定志氣類爲身事所困區區白首葬于原壠
而莫之悟已可悲者嗚呼祖仁兄弟首未及白青青之
松環列其墓矣此尤可悲者也既葬之十年裳之官過
其墓惜其才悼其不幸而哭之故爲之誌云

法曹俞君墓誌

延平之有俞氏莫知其所由來始有諱懐志者來居沙陽懐志生守瑩守瑩生繼倫繼倫生備字幾甫自繼倫而上不仕幾甫少聰慧七歲日誦數千言長不事產業遊學交當世名士為人寛厚有執喜賓客與人交交無貴賤小大皆為之盡禮犯而不校御僮僕有過以理諭之不輙加怒事繼母孝欽盎篤善慮事其始若甚迂卒如其説有風鑑往往道中人貴賤友愛其弟同居共財二十餘年上下無閒言義不可析或者窮困疾苦見輙

賙之族黨朋舊閭尤致其厚意家始雄于財爲仁而乏終不以爲恨皇祐五年爲鄉舉首下第熙寧中獻策數十篇言當世利害不報元豐六年以特奏名爲河南府助教調汀州寧化縣主簿其宰喜爲淫刑民不便之君力爲之諷止常賴其德貧民以賦不輸被囚者數百惻然代輸而出之歲餘沿檄權監福州車盂場場在深山之中去州縣二百餘里私鑄之民相聚爲盜吏民無敢呵者君爲方略去之商旅坑户稍稍來歸寶貨發露場

用以興未期汀守薦君明法守正復爲本州司法叅軍
有强其子之婦者怒而殺之及其前夫之二女法子當
縁坐郡吏皆欲按法而刑之君議以謂殺其身不足以
償其罪也及其愛子以累其心此法之所以有縁坐令
婦見殺則父之愛何在吏以其身縁坐非法之本意于
是州以疑奏其子遂免官吏市鹽例不之務中而市于
倉以務中有常數而倉之數可以過取也君以爲不義于
公且慮掇其怒市鹽而倍給之皆愧而弗至月餘以疾

終于官享數五十有七長子括爲宣德郎通判潭州次子授爲泰州泰興縣尉次振應進士舉次舟尚幼女歸曹格爲承議郎簽判興化軍前君數年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余于幾甫最知其爲人未得官時常與之遊文酒之間歌笑自若不爲生事所役磊落大度絶無鄙狹流俗之態故其從仕雖未甚久已稍有可觀者代輸出因市鹽而給僚吏雖難爲繼然而輕物而重仁義使流俗有所激亦可尚也

照覺禪師行狀

師廷平尤溪人也施氏子家于盧村爲兒童時禮郡僧文兆爲師名常總及弱冠試經得度牒受具戒遂之江南衡湘閒歷叅名山長老及遊黃龍見南禪師乃大悟慧行並至起用有體故其機鋒出沒萬變泛應周給不見其涯岸當時名儒要官與之語世事皆言深知治體旁達吏方其言落落可聽使之入仕往往澤加于民大抵論道之歸與吾聖人無以異常謂釋氏之學或不

能自通于孔子儒者或至于棄其師而學之不能以心會佛及其弊也此吾教所以見排于世歟熙寧三年豫章守始得以爲泐潭長老堂殿弊壞廢去而新之更十年始大就聚徒數百衣上常有異光衆見之輒拜其光不可匿而師且恐惑衆乃穴地以瘗之元祐三年神宗詔東林爲禪寺選大士爲之主九江守李君昭遠豫章守王公韶僉言非師不足以度衆禮命交至而師遁走五百餘里求者相繼不得已如其請乃作法施之會開演微

容敷錫于有衆而衆言曰念師大悲究竟惟我從師大慈何爲棄我爲言曰一切衆生具一切佛性譬如天地無所損益故泐潭我昔住時及吾去東林吾昔未至及吾今往其地有損益者不日無所損益然則爾性亦無所損益是吾來亦無所從來吾去亦無所從去是一切佛及一切衆生亦如是說是時百千衆咸發菩提心無所從棄然而師亦豈得不往哉恵遠法師有遺記云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攺𠴲兹地則師之來蓋應世耳

師至爲之易其基址變其制度垂一紀未始一日休役元豐癸亥神宗詔師住持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師三至而三辭二事之詳見于興隆記中聰明泉得號于惠遠法師大旱不涸自師聞詔而竭及如其請而溢六月防禦李侯端慤奏賜紫衣明年仲夏奏號廣惠大師晉植巨杉二本有禁毋伐元祐二年将新神運殿適乏柱材師有意焉一夕大風雷拔二木如将以遺師尤爲徐王所知四年朝廷方設金禁計未有以飾佛像而太皇太

后特旨賜金萬箔由是大像妙具粧嚴越秋七月王復
上章言師禪學道行出乎其類東南緇侶向慕依歸宜
有以表之遂賜照覺禪師七年仲夏一日顧爲主事曰
虚飾身後無益之事非老僧之志也然而諸子誰肯持
吾形骨棄之曠野必勞常住不若吾自爲之遂出囊中
物令造龕結塔九月壬子謂侍者曰吾去亿三日矣甲
寅之旦名主事付院務及午而浴更衣坐方丈命紙筆
書偈言授遺書令侍者鳴鼓曉衆趨方丈而歸巳端

然化矣壽六十七越十月八日瘞于石塔在寺之東西北隅素衣而號者千人送者萬人泐潭東林語錄偈頌已行于世師常告其徒曰行解相應之謂祖自非超悟之士必向三根椽下潔巳虛心收視返聽體究大事俄而有見則如醉者醒寐者覺豈不快哉故其學者不敢有事于空言皆能返求諸巳遂見性嗣法弟子百人皆寓名山演法度門弟子二十三人壬申之春侍者祖璫謂裳知師之詳來京師求予文刻諸石于是乎書

演山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三十五　　　宋　黃裳　撰

雜文

三清殿工梁文

三天大號訓存青簡之文九士高真識在琴珉之刻興隆道教許自壬辰振發于山言歸乙未遺真經於光智況寶藏以積金固宜人事之攸同實惟天意之所在其麗三宫之寓處以嚴八郡之瞻依相彼仙峰考兹真宇

表衆材而取正舉修梁而建中漸引興雲之龍上征天漢俄垂飲海之蝀下瞰人寰綱紀既張栟櫋遂立駮榦旋之雷動將疑華彩之翬飛庶寧天工之莫尊四民有賴願祝域中之最大萬壽無疆潛致其誠顯揚以頌

抛梁東三天宫殿跨垂虹遥望玉輳來為物混元長是作東風萬靈歌舞太和中

抛梁南三分為九一分三想見仙峰從此後紛紛鸞鶴去朝參不知人世與誰談

抛梁西太平君子告成時八景王輿行且到此行惟有
九仙知祥光隱顯在雲霓
抛梁北寶藏初成金一積此中無物更何求讖言誰是
于山客九天新起三天宅
抛梁上世間得見虛空相道無遠邇在人心一篆天香
誰注想千葉蓮花端妙像
抛梁下三寶丈人千億化當須分住九仙峰神龍五色
看看駕欲去迎隨心已捨

拋梁中君王扶教常論功萬壽無疆何所自客傳眞一
下三宮仙源流演更無窮
伏願上梁以往眷眷三天之降鑒熙熙四國之蒙休聖
神萬年長屬百福致力之衆助緣之人遂結妙因悉承
嘉貺仰冀道念俯從世緣

謁謝先聖文

有志於學無志於仕則其仕也為道先聖之所與有志
於仕無志於學則其仕也為利先聖之所惡戾其所與

犯其所惡其謁謝也在所不見其薦享也在所不受而
令裒等幸而登科以赴聖王之器使不敢不相與為行
義者則今日之禮非敢以為文焉伏惟尚饗

謁謝先師文

世之學者師公之不遷怒則得情之和師公之不貳過
則得性之正師公之無伐則進巳之善師公之不校則
忘人之惡師公之不改其樂則能不為貧所累堅忍成
就弗為小人以至今日見録於仕版則裒等之來以公

之賜不可忘也伏惟尚饗

勸農文

政和三年予被天子之命來守茲土職在勸農視事乎後四月未之及也今茲秋斂晚種適丁是時出見吾農於郊環立而語之曰夫天有時物資之以生地有利人資之以養必俟吾農出力深耕易耨均秧散穀然後天不愛其時而雷為之震動雨為之滋養地不愛其利有實其積可以貽子孫有餘其香可以畀祖妣然而苟非吾

農之効其力天時亦莫能發用地利亦莫能致養夫農之為功如是之大也汝等其勉之樂生於憂逸本於勤土神有靈祈報不可廢禮田主有恩取與不可忘義一時能勤乃得一歲之逸片善果修遂享終身之報自今而後宜佩吾言以計汝生不忘也

傳神真讚

不可揣測心虛之神不可壞滅性空之真不與貌醜好不與形老少彼奚傳此奚讚此形與貌所在真與神彼

所以得傳我所以得讚

曹子真讚

有德於陰以遺乃孫有氣於陽以資乃生非陰非陽不枯不榮强名曰神妄傳曰真彼乎此乎孝思之仁

靈一示予所傳之神求予讚文因書神真寓言

奉贈

恍惚有神杳㝠有真著為貌象發為形聲坐者斂容而正色畫者含毫而運思天機寂然而弗動人意淵兮而

莫測或向紫元翁曰卷中之人譬猶禪中之士謂之同
也可乎紫元曰寂然弗動淵兮莫測蓋似之矣正色而
歛容含毫而運思談禪者之初機也向道者之末見也
釋氏接引學人之遊戲者也謂之同可也靈一從道之
士黜聰明墮支體務內遊不務外觀固其所知而傳神
真以為遊戲焉不害其為道若夫恍惚之神杳冥之真
非會而為道乃出而為形面目之間悉為畫工所得卒
不能忘安得以為同道家之學自夫歛容正色而悟焉

由此而入坐忘而還無坐進而歸真太沖莫朕德機不發當使畫工之尤者咸無得而相以至自失而走不然吾恐日月之改化春秋之變遷方盛而俄衰方少而遽老方存而忽化卷中之人與塵俱盡其誰尸之哉然則世之人徒寫神真不知有反本之說故予緣或者之問輒資以為說亦足以發焉乃書以贈靈一

## 書顏魯公遺帖後

于觀顏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為愧故能守

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於誠心與其字體無以
異也然元翁題

書墨竹畫卷後

終日運思章之以五色作妖麗態度易為美好然而過
目而意盡焉以單毫飲水墨形見渭川一枝遂能使人
知有歲寒之意不畏霜雪之色灑落之趣此豈俗士賤
工所能為哉

書子虛詩集後

或言陶潛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為諸家之體然後可
及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為古淡才
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為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其所易
已足以為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學為古今體者趣古淡
則為陶潛趣飄逸則為李白杜牧何可以為常哉夫詩
之為道要在吟詠情性發於自然乃得至樂有意於是
體牽合而後為之不亦有傷於性乎非詩之至也余觀
子虛之詩往往走筆立就華淡無常將名其體終疑而

置之斯亦善鳴其情性者歟

書渤海郡王孫戡傳後

戡出渤海郡王之七世無王孫態少好學有志節寒惟炙薪明六經𦖋使就試禮部寧隱陽羨里兩造之民不之官即戡以辨皆得其理而去公正為人所尚名利不可易是豈世累之所能留者耶當在真人之列莫之知焉

書房玄齡傳後

予覽房𤣥齡傳得太宗兩事掩卷而嘆曰真聖王也兩事治體之所資天下是非安危之所係宰相禾之喻焉太宗已知之矣𤣥齡為僕射乃謂之曰僕射當廣朕耳目訪賢才聞日閲訟牒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正類周官大事則從其長之意天子之務在乎一相有其人則百官萬事適所任太宗之論僕射不亦要乎天下初定遽以創業守文之難詢之房魏以謂房見創業之難魏見守文之難創業之難既

已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慎之守文之難太宗既知
之矣為子孫計不亦遠乎子孫出其後富有天下貴為
天子鮮究其所自持亟器涉危事出入不顧萬有一生
之地自以為當然捨我而孰得作又既久持盈已怠逸
樂不悟而驕侈之心生奢縱不戒而維持之法壞廢弛
不修而危亂之事作姦偽之黨從而乘之不可救矣若
夫持盈不逸之君子莫能肆焉天命之所付畀亦猶創
業之主歷數所歸戰必勝攻必克一舉而有天下無難

易馬太宗之論人事而已不可以不戒也况得玄齡之為相任其大者貞觀之間有是髙明之主以德表正而下之長屬欲歆其影而應之不可得也想見其時主相一體政令一門義之公不納私謁仁之静不啓邪好賢不肖兩途清濁殊品朝廷清明天地安静考其所自豈偶然哉柳芳論玄齡不吝權不言功成英衛之能遂王魏之直而史論玄齡講法處令務從寬平不欲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已有之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其

能取人不求備自非物我兩忘而出乎道從真列中來其誰能與乎此哉

## 書長公指要詩後

予悟此旨久矣不生不死出乎生死之中自古先聖未有捨此而能得道者也逆而入混而成非獨而為孤陰非偏而為寡陽顛倒五行浮沉兩物陰陽之中者也內以神真會成其體外以精氣助致其用及得長公指要而讀之豈欺我哉長公方外之有道者也出入明晦來

去自若有待而後往莫之知焉惟予之所知苟得其幾遂登先聖之列失之必墮於愚衆世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書其詩後

書太原王子命書後

宣和已亥紫陽公與門人王生書爲言辛丑壬寅歲事及生自越至揚累累有應因詢紫陽公之所以知者其神知之乎其術知之乎生云其神知之非愚之所及也見其推究斗下衆星度數考合人生日時氣候以言貴

賤禍福之故葢常如視此則以術論吾真友者也南京太原仲先作予命書其術亦然出於河圖歴數謂其祖昔者往貳戍都府政邂逅斗牛先生授以出世未幾遂解而去歴數乃其所授故得其傳夫數之本自天而下降二十八宿十有二卦布乎周天猶輪然人生於其下皆囿其數中生死貴賤盛衰休戚其孰能違之哉第鮮有得之者得之則出乎其類矣然而紫陽公斗牛先生豈世之人哉或遇之可也世世之術者以理而言貴賤以

意而競長短常失者多幸中者少天之數弗與故也豈足怪哉乃書其後以示其術之所自出焉

書自然子書後

嘗謂道家之徒獘於說氣儒家之徒獘於説理釋氏之徒獘於說性其徒後世之學三家者也三家之聖所以立道皆出於一本其徒自其承學淺末應萬不同而分之然而儒家者流多自執中以為守經形而上者類不立言稍入高遠往往相告而詆之謂非聖人之所教是

不然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以其怪且亂也能通三極之道而為之教乃真儒者其孰能至於此哉故予之為書泛觀而旁採有可述者皆其是非有理取舍有義本於自然之道乃出於筆削為之論議庶補後學之萬一愚之志也非溺於博者也故明於自然予書後

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聲始求其言尤生於不足使然而使者也及俄而舞乃出於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泯三不足

混一不知入乎大德而為一樂不亦至乎謫仙之歌未嘗不繼以舞世俗之見以為太白牽於縱逸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小者也故明於詩後

## 書樂章集後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熹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

能一寫於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

書張茂先傳後

予讀茂先傳至於倫秀使來有請於張公共正朝廷以為霸事予云當此之時有是一幾而公不悟以云荅之有赦於博歟為茂先計權往與之議當會諸鎮以釋其疑諸鎮既至密得以語倫秀自當縮手袖間烏能為㭊然則張公非特除去倫秀之惡遂以扶危而免貳心之禍不然惟以忠義不惜一死以示萬世臣子之戒姑行

其志而已以視留侯之躡高祖頓悟韓信之邪心果安
漢室亦有間哉

演山集卷三十五

# 演山集卷三十六

宋　黄裳　撰

## 雜文

### 請羅漢讚文

竊以諸佛遇縁闡二宗而起用雙林入滅攝萬變以還無然後理著始終道存體用尤慮神明之相繼但期寂滅以同歸人孰憑依法將廢墜故如來之付囑惟羅漢之慈悲留不壞之形住無窮之世護持正法饒益有情當

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設歡喜之會發恭謹之心則是
尊者與諸眷屬旁臨五施之筵同彼衆凡潛運六通之
德方方受供種種現形安得弗致至誠遂陳妙供南贍
部州大宋摩訶支那國某州某坊弟子某登籍壓褱服
勞火宅非解脫之力不能援我於苦海非方便之仁不能
攜我於迷塗今則盛展法筵欽承佛勅四十九載三昧
難尋一十六尊五常猶在至誠可感猶虛谷之應聲上
德所酬譬澄江之得月想垂哀愍望賜光臨大衆同聲

恭行禮請

一心奉請第一西瞿耶尼洲賓度羅墮闍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西瞿自悟都無漏中土相迎更有緣神道利物許誰先十六功名當第一

一心奉請第二迦毗羅國迦諾迦伐蹉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已湛心源歸上德更持佛勅繼西瞿遥看天北

彩雲垂五百聖賢相逐至

一心奉請第三東勝神洲跋釐墮闍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

情來赴道場

自為隨縁通外典誰知得果起東洲福田長與

世人修即是護持無上法

一心奉請第四北俱盧洲蘇頻陀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衰愍有情

來赴道場

恍惚俄聞中土召逍遙寧為北雲留花幡擾擾

道場深須信衆凡中有聖

恭惟尊者十地處身三光立德或韜光於愚衆或現相

於虛無或呼吸風雲或驅馳龍虎八解泛應萬靈具瞻

伏願尊者不捨慈悲不忘徵賤錫鳴石室共跨慈雲壓

拂塵衆各霑法雨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五南贍部洲諾矩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忘物便拋流浪海度人聊住涅槃身天人眼見域中塵南贍部洲難獨樂

一心奉請第六耽没羅洲跋陀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石龕春去人難老金鉢龍歸雨乍晴中洲一瞬到人間萬里風波千眷屬

一心奉請第七僧伽茶洲伽力伽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豈但應緣成佛事更能說偈與仙人寂滅場中未忍歸只為有生趨苦海

一心奉請第八鉢剌挐洲伐闍羅弗多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寂性空蟾體瀟巖巖眉宇電光深千一相從物外來過去生中緣分好

恭惟尊者或道貌清奇或風神恠秀或飄飄而泛䖏或兀兀以潛觀心有瀟虛性無内外乗風御鶴辭方外之幽居度月踰雲受世間之妙供伏惟尊者法器容物心

燈照人有感必通無求不應暫離禪定速降威靈臨頃
刻之流光作衆凡之介福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九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法雨忽緣荒政下神龍潛出淨瓶來雲駢風御
落何方香滿人間新有會
一心奉請第十住三十三天半托迦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
情來赴道場
雲巖集法𢫬千卷月洞樓神斷萬緣動靜難窺
性海深三十三天無遠近
一心奉請第十一畢利颰瞿洲羅怙羅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寂寂誰從窺水月堂堂相逐過山雲人天妙供

少曾閒颺矍自在烟霞外

一心奉請第十二半涉山那伽犀那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戒珠立我超三界法露隨人洗六塵半渡波山眷屬多但見靈光天外落

恭惟尊者慾消漏盡已超三界之崇畢果滿花開無應十方之緣會乘不疾之速給無窮之求以方便誘羣迷

以解脫拯衆苦祇承佛勑敷百福於寘寘默示法音開萬靈之曠曠慈慜故慈慜故

一心奉請第十三廣脇山中因揭陁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慜有情來赴道場

已作禪宗留廣脇却承佛勑到閻浮護持正法有誰知應笑苾蒭空淚落

一心奉請第十四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出定來時壓世曉遇緣歸處道場深能將妙果
荅群生可使世世人諸漏盡
一心奉請第十五靈鷲山中阿氏多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
情來赴道場
鷲峰山上修三昧法住經中著一名香花開處

駭人看滿月一輪無相相

一心奉請第十六持軸山中注茶半托迦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慧劍遠邀持軸客福田兼濟受輪人付囑如來

到此休更許何人堪入會

恭惟十六尊者并諸眷屬阿羅漢等寓洲上者有水月

之觀託山中者有泉石之適在國者與人為徒在天者

與仙為侶其所稱異而同乎德其所寓殊而契乎心故
承付囑於如來又復宣揚於塵界其學道也皆能澄無
生之觀乘不退之輪頓悟三空遽超十地發空門之扃
鑰啓覺路之緘縢其應物也皆能開方便之門立慈悲
之室設百法之要誘彼群生建三世之緣勸兹流俗而
况今日設莊嚴之會發恭謹之誠器幣爭華香花闘馥
伏願尊者工同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等其來也
不疾不行其至也無遠無近六鐶鳴杖逮山海之樓臺

一息與雲捲巖都之洞府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受玆供養

六祖傳付偈頌

嘗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接引上根由凡作聖此即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者也佛既得旨坐進乎道然後推其緒餘建立禪律講說諸教哀憫有生以度群迷是非向上一路俯身接物而已然而佛祖既遠根源失真旁枝末流各專所見遂失大道之全體分列而為六七六祖

傳衣付法有偈雖存置而弗問冷視如遺曾莫之究乃執空性遽以妙覺自待不亦妄乎六祖相望五百有餘歲慮其大法斷絕所度之士各惟一人後世學者以其無生之師不可得而傳無物之友不可得而論不若惟衆之從且執性見以為大道不過乎此而已故予為六偈讚以示乎世

初祖

一花迦葉離壓果四卷楞伽助道書莫謂竺乾天樣遠

片雲歸去秪須臾　誰知花葉一中生二氣相催果自成體了色空無覓處有時人說見還嬰　大乘氣象已相扶吾意方終道不孤秀出五峰塵下少中華先許到真如　日用中來體已親平常是道豈須陳得吾髓處無他事擬議三人且覓真安心惟在覓心時後世支塵兩自欺寄語禪林休歇去古來先聖本無為　本來無一亦無華都向真空是一家聞說一花還共笑寧甘鬼窟作生涯　如意珠舍利子建立法身無二理發明道

果獨為師長養聖胎誰得旨六物名同實非異微妙如
來出塵計一念中含一點來太無根種豈須猜誰尸五
運催神化忽見天花五葉開含萬類貫三界無無無有
非私解法輪如我神氣精塵世通他來去在九年轉了
大還丹世間無價人難買　叅禪須向坐禪人本末相
通可了真二念回機都埽盡乾坤猶在一微塵　精傳
神氣一傳精性命於中附會成道世渾淪窺不破更從
何處覔無生　精傳神氣一傳精含作真空萬化行是

物此中來與去莫持偏性作圓成　天游杳杳海漫漫
無有無無是道觀大法藥兼心地要兩門都作混成看
神光中見一還嬰非外非中已混成忽向玉爐飛上
去數聲靈鵲夜來驚　萬枝燈千江月一燈傳一月攝
莫知根種有虛空祇見祥光無斷絕三千世界掌中知
百億化身天下說秘密豈當容易談一臂尤輕冷欺雪

二祖

有地有花空具色無花無種色含空混成一物誰圓就

但向無言一化工　受果時來合見仙香山禪定想多年少林得旨圓融了不在中間與兩邊　華豈曾生種亦無邇來何事得神珠塵凡不悟無為旨但笑高人一似愚　曾窮莊易到源淵三教從來共本根自到少林應已悟後來誰為曉宗門　宿來緣累尚相拘何事圓成未自如十地三乘誰便了了時猶待到無無

三祖

入道從來自有緣許誰心地是金仙如來止止教休說

妙法難思莫妄傳　衣法曽傳莫已知兩山禪定了何
疑本無一物非何有大道寧嫖得小兒　地種精華總
是無無中和會一神珠前縁誰是傳衣子水月如心可
上圖

四祖

萬寳收還萬合中更尋心地亦還空紫雲蓋下已呈瑞
佛法一枝誰與同　路上相逢即是縁心知衣法有人
傳真成淨土含諸種直到生生始得仙　解脫門中宿

已知種花生性豈須期詔書四反終難起不要浮名不待時

五祖

情種俱扠入混成還幷四事得無生字雖不識人休笑壁上留題巳可驚　無生無種菩提就非佛非心混沌成欲說性空何處覔可憐禪律謾相爭　形生扠攝出塵籠一顆圓光色與空槽厰有人來作祖自然吟入太無中　塵埃可佛是修時無物無修秀也知欲說菩提

符祖意圓明來處想曾窺

六祖

頓悟花情有幾人源流相遠却非真須知佛性無南北芥子中藏萬法輪　泰定猶忘相行深種華當向此中生坐禪只恐人無證得旨須教礦作金　下種人來地有因若非因地若輕陳曾將此子教誰種安解叅同向呂真　從來生滅本因心旁出紛紛没處尋無性無心方是道執空誰可脫浮沉　法身行止本來無葉落歸

根是幻軀生滅已除還寂滅有情相感莫踟躕　曾戒
觀空與坐禪惟因唐使說真筌九年面壁誰能少秘密
先當得祖傳　妙了形神更有人不須捐下夢中身逍
遥便作丹臺客誰悟三丹有二真　大事從來夙有因
太空全是氣精神年尼莫怪無人問作用皆云已得真
圓妙高人覺已通便辭歸去謾參同一篇盜道誰能
賽不謂唐僧有此風　道果天成豈可猜圓光何處更
尋臺性為妙種心為地況有慈雲作雨來

泗洲頌

十數運行天與地五氣生成入無始混成惟一數相尋十一觀音生一體耳如目聽如視通身是眼誰能計觀盡十方無巨細有時塔上聳人肩妙用無方乃餘事

上天竺思尚真讚

貌像雖相似水中空捉月非教亦非禪使我如何說

讀頭陀安文頌

九九八十一圓明體如日豈是空說禪精魂中埽迹立

道須當修九九八十一性見與意會如何體空色

壽堂銘

熙寧丙辰之仲夏僧惠月出都城東郊即獨樂岡之右為其師作壽堂求銘於予與之言曰能使人之形與物生滅者數也而有非幻者則生滅不能流轉之學佛者志於不能流轉之則是也若非暫聚之形少延之筭終窮散歸則當委蛻而去之何足計哉雖然師則然耳天年云高更延其數此仁於其師之道也銘曰逍遥爾聚忽

爾散多者矜短者歎不聚不散不短不多何矜何歎何
祈何俟以祈其延以俟其歸其徒之仁其師之功

演山集卷三十六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